

【忆海拾珠】

□丁兆如

上世纪七十年代，我们乡村娃虽说吃的穿的有些寒酸，可是眼里、耳里的精神享受却一点都不少。

那时，一到农闲，鲁南的乡间陌里到处游走着各式各样的卖艺人，说大鼓的、唱柳琴戏的、弹琵琶唱小曲的、拉洋片的、舞刀弄枪玩耍耍的、变魔术的等等，可谓三教九流悉数登场。他们无不长着灵透的脑子，要唱起来果真比那时电影里的角色还厉害。干这行的大都是三两个人，有挑着担子的，有背着箱子的，条件好的还有赶着马车的，里面有男有女，一般以家庭成员或者师徒关系游走乡里。

我10岁那年，从临沂来的父子三人进到我们村里，他们选了个宽敞人多的地方，工具往那一放，“啜啜啜”一通密集的锣声就把村里的大人孩子吸引了过来。男人们端着碗边吃边走，妇女们拿着针线边织边往那儿张望，还有的干脆放下手里的活计急急匆匆赶过去。不一会，人越聚越多，他们把锣敲得更响了，还像戏里的武生那样转着圈儿打个施展功夫的场子。待看到人来得多了，其中一人腰一弓双手抱拳，像旧时卖艺人所说的：“各位父老乡亲，俗话说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今来到这方宝地，给大家耍个曲儿，天热解个闷，天冷捂个暖，唱好了那是胡诌诌，你鼓鼓掌，唱瞎了那是俺功夫不到家……来，老少爷们姊妹们，可听好了……”

经这一忽悠，男女老少都静下来了。

“说的是大年初一头一天，那个头一天啊！”父子三人这就唱了起来，“过了初二俺过初三，那个过初三那个过初三来哟，没想到一过就过到了正月十五半拉月正月十五半拉月耶呵。”调拉得很长，颤音煞是好听，赢来阵阵喝彩。接着细长的腔调又拖起来：“春到寒食六十天六十天来。”“来”字上拉得很长，接着却是急促的唱词“不要急那个你不要忙，三月我去采桑去养蚕，四月我浴佛舍香钱，端午节我给你包粽子！”一阵急唱后猛地换了个悠悠绵绵逐渐上挑最后又突地下降的调子：“一忙就忙到六月二十三整半年那个整半年嘞嗨。”听到这里，四周热烈的掌声淹没了一张张快活的脸膛。“七月十五赶庙会，八月十五月官圆，九九重阳赏菊花，十月下元日渐寒，冬至数九天最冷，腊月三十又过年那个又过年！”

这段独白快得像电影《七品芝麻官》里知县唐成念林秀英的状子一样，接着弯腰抱拳拖着京腔打千道：“奴婢这厢有礼，给诸

位大人拜个晚年了。”人群被他那扭扭捏捏的模样和话语惹得哄堂大笑：“七月半头啦，那门子的年啊！”

观众越聚越多，那人更拿出看家的本事：“说的是山高风吹不倒，地高水流四方，才高魁名高中，唱得高四海扬名……”曲儿舒缓又激越，像不急不忙又嘈切的溪水。稍一顿，对着四周的中年男人们急促唱道：“连听带着，连学带贩，大哥你听了我的歌，刀砍不着、斧剁不着、车轧不着、马趟不着、牛顶不着、狗咬不着、鹰抓不着、鸭子踢不着……大哥你会了我的歌，哎呀呀那个哎呀呀嫂子待你格外亲……”父子三人唱得眉飞色舞，围观者阵阵喝彩……“打开一裹明黄黄，赛过赵云一杆枪。一把钢针扑棱棱，二把扬州观花灯，三把三英擒吕布，四把齐王乱点兵，大爷你听了我的歌，治腰疼，治腿疼，治偏瘫，治肾亏……哎呀呀老太太呀您眼发昏，一订不要教大爷晚上观花灯扑棱棱擒吕布乱点兵……”

文的耍耍，自是武的。“铛铛铛”“咚咚咚”气氛又拔了个尖儿，一人便要起花拳绣腿。几分钟后，另一人嚷开来：“今天我教他使出吃奶的劲儿，给列位练几套祖传的拳法，练好了大家开心一笑，练砸了请多多包涵，那是他爹没教好，是咱学艺不精……”这几个人插科打诨，连说带唱，引来阵阵大笑。稍了，只见那耍拳人便收了拳脚，双手抱拳：“兄弟不才，自幼习武，冬练三九，夏练三伏，起五更睡半夜，今个来到这物华天宝地，人杰地灵处，俗话说，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没有君子不养艺人，学生给大家练了几套拳法，献了几套祖传的武艺，给诸位解了闷，开了心……今求婶子大娘赏顿饭钱，有钱的帮个钱场，没钱的帮个人场……大家鼓鼓掌！一说要钱就走，不够朋友，没钱尽管看！”点题后又是一通花拳绣腿，又是引来一阵阵唏嘘。听着看着，就忘了他究竟是在打拳卖艺，还是在搭台唱戏，但甭管怎么着，乡亲们还是站定了，一鼓作气看到底，一鼓作气听到底，随之慷慨解囊“帮个钱场”。

这哪只是耍拳，还一并演唱了如此生动流畅、雅俗共赏的诗词歌赋！这种乡陌风情扮美了一村一市一会，熏香了众耳众目众心，还使得民间文化的魅力得以流传。

为了家人的口中食，身上衣，这些卖艺人一年四季携风裹雨，拼命地走啊走，拼命地唱啊唱要啊要。他们也许还没意识到，这些为了生存而学来的技艺无意中给贫穷的乡人带来了精神上的愉悦，无意中传承、发扬了中国几千年的民间文化。

鲁南乡间杂耍



□文/片 孙南邨

明清年间，京杭运河山东段多建有金龙四大王庙。

王云博士在《明清时期山东运河区域的金龙四大王崇拜》(《民俗研究》2005年2月)中统计，张秋、济宁、鱼台、曹县、临清等地，计有金龙四大王庙、祠、殿20处。胡梦飞博士在《明代漕运视野下的金龙四大王信仰》(《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1月)中统计，明代山东东昌府、兖州府等运河区域，计有金龙四大王庙五处。这些资料出自相关史料及古代地方志书，然而有的祠庙在方志中亦有失载，如滕县彭口闸金龙四大王庙就是一例，与之一并失载的还有杨公祠。

志书无载，文士有记。1774年(清乾隆三十九年)嘉定王初桐乘舟沿京杭运河北上，在其《北游日记》中写道：“(五月)三日，过黄阜庄墩，到彭口闸，属滕县。李流芳诗：‘滕县花开白似银。’闸口有杨公祠、金龙四大王庙。”彭口闸又名彭家口，1653年(清顺治十年)秋，史学家谈迁经过此处，于《北游录》中记载“……彭家口，村多筑楼”。

当年王初桐舟至滕县辖境，首先想到的是明代嘉定先贤李流芳写在滕县的诗句。此诗因明末清初学界大家钱牧斋、王渔阳所喜而流传愈广，成了滕县(今滕州)一个无形的文化标志。

上世纪50年代，彭口闸被划入新设立的微山县，由公社驻地到乡驻地几经变化，现为昭阳街道彭口闸管区驻地。

王初桐所记彭口闸的杨公祠、金龙四大王庙，一为祀人，一为祀神。杨公祠，即清代为漕河总督杨锡绂(1700—1768年)建的祠堂。

杨锡绂，江西清江县人，雍正五年进士，授吏部主事，曾任湖南巡抚、山东巡抚、漕河总督等职，督河十二年，人誉为“治河能臣”。此人不但办事能力超凡，胸襟气度也非常人所能及。乾隆二十二年南巡途中，“杨锡绂奏请兴武、江淮等卫截漕银两降旨豁免一折”，惹恼了皇上，认为杨锡绂“沽名邀誉”，谕示“所有应追之数，即免其按丁追缴，著于杨锡绂养廉俸银内分作八年扣还归款。如逾限不能扣清，即照例治罪，以为人臣好名者之戒”。面对皇帝如此动怒，杨锡绂不但照常兢兢业业办事，治水大有成效，而且屡次上递切合实际、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奏折。乾隆帝看到杨锡绂“实心治事”，不但免去了以养廉银代偿漕项，还先后加封他为太子少保、太子太保，去世后“赐祭葬，谥勤慤”。《清史稿·列传·杨锡绂》载：“自后任漕政者，上辄命遵锡绂旧章。”

在彭口闸处为杨公建祠，或许是其人确有治水济民的感人政绩，才得享此祀。那么，是什么人建的杨公祠呢？《滕县志》虽无记载，与滕县为邻的峄县在志书中却记有此事。清光绪三十年《峄县志》载：“杨公祠，南河总督杨公锡绂生祠，在万年闸，漕船运丁所建。”京杭大运河河道旁，峄县万年闸处也建有杨公祠。滕峄二祠相距数十里，当是漕船运丁同时期所建，既为“生祠”，定建于杨锡绂去世的1768年之前。

王初桐在日记中接着说金龙四大王：“大王姓谢氏，兄弟四人，曰纪、曰纲、曰统、曰绪，皆宋会稽处士。绪最少，初为诸生，隐钱塘之金龙山。宋亡，日夜痛哭，阴接义士图恢复。知事去不可为，遂赴水死。题诗于石曰：‘立志平生尚未酬，莫言心事付东流。沦胥天下凭谁救，一死千年恨不休。’其徒问曰：‘先生之志决矣！他日以何为验？’绪曰：‘黄河逆流，是吾报仇日也！’后，明太祖与蛮子海牙战于吕梁，不利；忽见云中有天将挥戈驱河逆流，元兵大败。帝夜祷问其姓名，梦儒生素服前谒曰：‘臣谢绪也，愤宋祚移，沉渊

而死。上帝怜我忠，命为河伯。今助真人破敌，吾愿毕矣！’次日，封为金龙四大王，以绪尝居金龙山，没又葬于其地故也。”王初桐所记明太祖朱元璋说梦封神之事，在封建社会极为常见，无非是为了成其朱氏天下大业。

金龙四大王在徐州东南黄河、运河汇流的吕梁，助朱元璋作战取胜，因此后来他被宣扬为黄河、运河之神。京杭大运河山东段里程较长，运河流域建起的金龙四大王庙也多。那时从上到下的官员士民，对无情的滚滚洪水都非常恐惧，以为只有建庙祭祀方能保一方平安。对此也有不信服的人，只因大众不识，和者盖寡，最终难以坚持己见。

谈迁《北游录》记载，他在宿迁听舟人言，清顺治年间，总督河道杨方兴不信祭祀金龙神这一套，不但“入庙不揖”，还以“妖妄”之罪杖打了据说是金龙神附身的船夫，可是到后来他还是从众，不得不向金龙神低头。待到康熙南巡之时，皇帝来到宿迁黄淮水道地段，也要遣官祭祀金龙四大王庙，此时随同或地方大小官员，再没有人敢说金龙神一个“不”字了。

清代滕县彭口闸一祠一庙共处一地，说明那时治水之事非同一般，既要依靠人力，也巴望着神灵相助。方志对此祠庙何以失记？查阅当地现存最早的明万历十三年《滕县志·祠祀》，所记龙王庙有五处，其中一处在距彭口闸不远的三河口：“嘉靖间，尚书朱衡，中丞潘季驯，宪使熊桴、刘贇，知县张启元建，水部郎主之，无常祭。”此庙为开挖运河南阳新河时创建，记述详实。

三河口处旧有祭祀龙王的龙堂，杨建东先生曾在《齐鲁晚报》载文，说到1989年在古薛河干涸的河底，发现北宋天圣五年(1027年)祈雨碑之事，此碑就立在龙堂处。宋碑在明代已很受文人学士的重视。《滕县志》对此堂此碑却没有记载，其原因定是那时龙堂已不复存在，宋碑也早已沉入河底。未睹其物，未见其文，就是有民间口头传闻，严谨的史家对缺少根据的道听途说是不会轻易写入志书的。

三河口的龙王与彭口闸的金龙四大王是不同的水神，在传说中谁更灵验不得而知，可在方志中失记的原因是大致相同的。就现存的滕州旧志看，自明万历十三年编修《滕县志》后，康熙年间滕县又有两次修志，接下来是道光二十六年再次修志，时间相隔甚长。道光志所记滕县龙王庙，仍沿用旧志有“五”，并无增减。自王初桐在《北游日记》中记载彭口闸祠庙，到道光年间滕县修志时已70余年，距杨锡绂去世80余年。近百年的砖木结构建筑，若建在较为安全的地带，经过维修存于世间者甚是常见；如果建在夏秋多发洪水的河边、湖岸，就难免毁于一旦了。

清光绪《峄县志》有对水神庙宇的记载，足以证明这一点。“金龙神庙”记：“庙在台庄运河北，创建无考，雍正八年圯于水；嘉庆十年重建，道光二十九年泃河厅李保安、知县朱彦华、县丞韩瑞东重修。一个在韩庄湖口北，咸丰二年圯于水，另一个在丁庙闸月河内，道光初年重修，今亦颓落。”另有湖神庙在韩庄湖口南，创建于乾隆二十四年，咸丰二年被黄水冲倒。同样为祭祀龙王，没有建在运河、湖边的许池龙神祠、龙渊祠、龙王堂等都得以长期存在。滕县彭口闸的杨公祠、金龙四大王庙，大约也没有躲过河口洪水的侵袭，在道光年间《滕县志》再修之前就已经荡然无存了，因而方志失记。

明清时期修建龙王庙，金龙四大王庙祭祀水神，原是为了求得水势平稳，可保一方平安无事，哪料到到头来就连水神的庙宇也被大水毁掉，这岂止是俗语所言“大水冲倒龙王庙，一家人不识一家人”？

【史海钩沉】

彭口闸的祠庙与清代运河



扫码下载齐鲁壹点 找记者 上壹点

编辑：李皓冰 美编：陈明丽

投稿邮箱：qlwbrwql@163.com